

# 社会主义国家 政党政治百年探索

□ 王韶兴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 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 基本认知与发生机理

### (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基本含义与价值维度

1.政党政治的一般性认识。依据内容的结构性不同,政党政治可以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层面认识和把握。在“宏观”层面上,政党政治是指政党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开展的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在“中观”层面上,政党政治是由性质不同的政党围绕自身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开展的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是政党政治的“类型”化表达,标识的是政党政治的社会属性。在“微观”层面上,政党政治是具体民族国家内的政党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开展的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

2.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基本含义。从要素构成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由众多内容构成的政治发展系统。既包括政党自身的政治、政党与政党间的政治,还包括政党与国家间的政治、政党与社会间的政治以及政党与国际社会(主要是执政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及政党国际组织)间的政治。从主旨要义看,“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本源。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关系体系中,“党政关系”实质上是党权与政权的关系,相对于“民权”而言,具有“工具”属性,反映的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

工具”。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社关系”,实质上是政党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而社会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目的性。

3.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价值维度。从价值层次和功能定位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可以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及“文明”等不同的价值维度认识和把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及“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价值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综合性表达,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对外关系各个方面,统一于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的协同发展总体进程。

### (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发生机理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的系统论述,表达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应当具有的政治主体能力及其政治使命;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论述,反映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关于共产党的长远目标是最终达到向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社会过渡的论述,揭示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终极价值。

2.肇始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确立提供了逻辑前提。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到第一国际再到第二国际,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并在宏大而深刻的革命实践中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无产阶级政

党与工人运动深度融合并在复杂的内外斗争中磨炼的重大历史过程。期间,无论在组织形式、价值指向还是在组织规模以及活动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政治日渐成为世界政治总体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事实上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向。

3. 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及其所处历史条件,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介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仅打上了封建专制军事帝国主义的烙印,而且处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链条的薄弱环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国层面上的工人与雇主的社会对抗已经变成了世界层面上富国与穷国的国家对抗。结果,穷国的社会冲突放大了,穷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4. 共产国际及各民族国家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确立提供了组织条件。1919年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活动,有力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相互交往。“世界革命论”是共产国际建立的理论基础。共产国际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并培养大批领导骨干,加速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组织要素与领导力量的成长过程。

## 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基点

### (一) 苏俄首开先河: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一国探索

1. 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的党内关系改善及其偏离。列宁在领导建设新型政党的过程中,基于“对共产主义纲领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信仰”以及党面临的实际情况,将萌芽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党内关系的基本思想,凝练为“民主集中制”,并确定为构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但是,苏共最终没能真正牢固建立起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支撑的党内关系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导致以党内权贵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

2. 以“多党并存、联合执政”为政治架构的政党关系探索及其转变。依据当时俄国存在多个政党的既定事实,列宁主张在苏维埃中实行多党和党派基础上的比例选举制,“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然而,随着1918年国内战争的爆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甚至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还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革命叛乱活动。这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宣布其是苏维埃

俄国“唯一合法的政党”。1936年斯大林在作苏联宪法草案说明时强调:“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由此,一党独存的政党政治格局在苏联宪法层面得到确认。

3. 以党对苏维埃实行“总的领导”为价值取向的党政关系构建及其嬗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指出共产党的责任是“在劳动者的一切组织(工会、合作社、农业公社等)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而针对执政党成了无产阶级直接执政的行动队,苏维埃成了执政党的附属品的实际情况,列宁晚年要求“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强调党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斯大林执政之初,基本上继承了列宁确立的党政关系思想,强调党不能越过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越过苏维埃管理国家。然而,斯大林执政不久,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集权型党政关系渐呈定型化状态。

4. 视人民群众为执政党“生命根基”和“政治起点”的党群关系及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建设中,始终强调“党是阶级的先锋队”,认为“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斯大林执政后,在密切党群关系上也提出过有益见解,甚至指出“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实践中被束之高阁,苏共党群关系开始渐行渐远。

5. 世界革命主旨下权力高度集中的党际关系。为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国际化发展,列宁基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总判断,在1919年领导建立了共产国际,以指导和帮助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共产国际自身的运行机制上,列宁逝世后的苏共居于“领导党”地位,实行“大家庭”的组织模式。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心”,而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接受“中心”的绝对领导。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如“民族利己主义”、“大党主义”等问题。

### (二)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建立、发展及其遭遇挫折

反观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多国实践,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各国执政党都曾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有过深刻的理论认识并取得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但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囿于时代条件和复杂的国情因素约束,其理论认识、政策主张与实际状况相矛盾的问题十分突出。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政党

政治的社会主义价值实现与具体实践的展开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制度优势,仍取决于执政党能否针对实践中的矛盾和危难进行富有成效的理论反思,能否以超乎寻常的战略定力和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开拓理论认识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结论:苏东剧变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执政党没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可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历史性演进,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应风险社会的来临,摆脱世界生产力共同幅度区的“发展性扰动”,不断巩固和提高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生存条件与发展质量。这既是其在全球化环境中赢得比较优势的核心要义,也是其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引领下,踏上新的国际化发展征程并深度影响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时代诉求。

### (三) 中国政党政治的创新发展

1.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价值引导、以严肃党内生活为基本要求发展党内关系。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提出民主集中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体现”。十六大提出“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十八大以来,党内关系建设着力凸显应有的严肃性和政治性,进一步提升党内关系运行的系统性和机制化水平。

2.以制度化运作为取向、以和谐发展为目标优化政党关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政党关系建设进一步纳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使新型政党关系呈现出鲜明的以制度化建设为取向、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态势。

3.以改革执政方式为实践载体,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目标改善党政关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着力于党政关系的调整、改革和创新。

4.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为民务实清廉”的生动实践巩固党群关系。脱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刻反思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的政党政治本源问题,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价值定位和科学发展提到新的历史高度。

5.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为根本目的推进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基于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的价值指向,在政党外交的理念、原则、格局以及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上都实现了新发展。

## 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理论自觉

### (一) 强化政党意识,明晰政党职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逻辑起点

1.政党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依据政党生存、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实践进行理论构建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脚踏实地积累文明成果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容、民族形式和实践载体的统一,不忘建党立政初心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以及坚守政党政治的民族性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凝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政党意识的政治属性和价值追求。政党意识形态是系统化、自觉化的政党意识。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基本建设。

2.执政党意识源于政党意识但又与之不同,其主旨要义在于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基于“执掌政权”这个政治前提,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开展政党活动。“主义”是政党的灵魂,思想是人的根本。“领导”和“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价值表达和功能实现的基本形态。实现由权力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政党意识上的新提升,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新起点。

3.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价值体系中,执政党职能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指向的元概念。它由执政党意识赋予,由执政党功能表达。在本质特征上,执政党职能标识的是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政党对外交往的内容边界及其“应然”状态。在基本价值上,民主是执政党职能的“内核”与“原点”,以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推进国家民主、实现社会民主,是执政党职能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蕴。

### (二)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历史使命和终极价值,也是其理论自觉的核心价值与关键驱动

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它的最高价值。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以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为理念,以“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为前提,以“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为路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价值依归。

2.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现代表达,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轴心。民



主是政党的本性,政党是民主的工具。“政党的生命力就在于民主”。

3.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阶级政治与社会政治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前,必须要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突出其政党政治的阶级性,而在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则要在不断巩固政治革命的制度成果基础上,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性质的前提下,致力于以社会革命的方式突出政党政治的人民性,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利益需求。这种“政党性”、“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行动逻辑,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条件下阶级政治与人民政治的有机统一与协同推进。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的历史启示。

**(三)履行政党义务的价值付出与享有政党权利价值回报的内在统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内在机理**

1.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党权利,是指党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落实执政党意识、履行执政党职能、担当执政党责任,而对相应的政党政治资源的诉求和获得。它反映的是政党基于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需要,对不同政党政治资源的享有和支配及其在相关领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问题。由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根本性质所决定,政党权利的价值意义在于它的工具性而非目的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利享有的初衷,也是其合法存在的要义。

2.政党权利既是政党民主的前提,又是政党民主的结果。政党自身发展权利关涉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政党价值实现权利关涉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政党权利与政党民主互为因果,没有政党权利的保障,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民主难以生成;而没有高质量的政党民主,政党权利的实现就成为空谈。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条件下,基于执政党是国家政治的领导力量,又是民主政治的工具这一基本认识,政党权利的根本价值在于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

3.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语境下,政党义务既是政党成员及政党组织为享有政党权利而设定的约束性条件,也是政党自身及国家、社会评价政党成员和政党组织对政党权利享有之正当与否的重要标准。把维护阶级利益、实现人民利益、捍卫全人类利益视为政党生命的最高价值,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道德义务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法律义务的履行底线。

4.政党义务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政党权利的价值判断和实践要求,而且内蕴着政党义务与政党权利的本质联系及二者之间的价值排序。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不能偏离政党义务的履行,单纯地为自身生存而诉求“权利”,为自身地位而确立“关系”。通观各国政党政治实践,政党义务逐步淡化而政党权利日渐突出,政党权利与政党义务之关系错位甚至颠倒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这种情况又是以政党权力的无限扩张为条件的。其结果必然是政党政治生活中崇拜权力、追逐权力、迷恋权力,进而转化为利用权力谋取特殊利益的现象严重存在。

**(四)规范政党权力,践行政党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逻辑必然**

1.政党权力是政党自身生存和价值实现所必需的政治统御力和政治干预力,分为“内生性”和“外生性”两种基本情况。内生性政党权力即政党内部治理之权或曰治党管党之权,属于政党自治性权力,反映的是政党内部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外生性政党权力即政党执政之权或曰治国理政之权,属于政党功能性权力,反映的是政党的外部政治关系及其运作。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政党权力,来源于政党权利和人民权利。以政党义务为价值指向、以政党组织为权力载体、以政党制度为实践机制,以国家法律为基本规范,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党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

2.政党权力与政党权利具有矛盾的一面。以政党权力消解政党权利,政党生活必将走向过度集权甚至是专制;而以政党权利否定政党权力,政党生活必将陷于责任边界模糊、丧失政党能力的状态。

3.政党法治是政党权力科学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政党文明的核心标识和实践形态,表达的是以政党制度和国家法律对政党权力实行全面规制的政党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框架下,政党法治的核心要义是政党权力的依法保障、依法行使、依法制约和依法评价;显著特征是政党运行的逻辑起始于政党制度,中经政党权力又归结于政党制度。因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法治化建设,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法治化水平。

**(五)执政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深刻反映执政党文明的发展程度,集中标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发展水平**

1.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处理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对外关系的过程,实质上是对相应的政党执政资源的开发使用,进而产出能够支撑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的政治过程。这一方面是执政党主体能量的充分释放,另一方面是执政党之外各种资源的充分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其价值意义在于通过各种资源的制度化培育和开发,增强政党执政资源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可持续性。“一个政党要能在领导和执政地位上立于长久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资源

体系予以支撑。”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重大进步,是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执政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前提的。

2.政党执政资源开发使用的科学性,有赖于执政党对执政资源开发使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现实问题之一,就是执政党对国家权力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实现以国家权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向以公众权利资源开发保护为主的转变,这是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发利用执政资源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取向,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基本路线。

3.对执政资源开发使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综合能力建设。其中,治党管党能力,关涉政党组织资源的开发使用;执掌政权能力,关涉国家权力资源的开发使用;领导社会能力,关涉社会权力资源的开发使用;政党交往能力,关涉有关国际资源的开发使用。

**(六)政党政治制度是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制度化表达,而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程度,则直接影响政党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

1.政党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关于政党地位、政党结构及政党活动规范的总称,反映的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政党自身、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间的关系模式及其运行机制。政党政治制度是由主体、范围以及功能各异的规则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系。它既内蕴着人们对政党政治规律的已知,又在新的起点上为人们探索政党政治的未知规律提供路径和保障。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政党政治制度关系政党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深刻影响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和结果。

2.政党政治制度既是政党自身价值的实现机制,也是不同政治主体之间利益矛盾的制度焦点。由此,政党政治制度变迁从总体上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式和价值取向。政党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演变,既与政党的价值取向、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有关,也与具体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政治发展、文化传统、时代特点以及政党外部环境变化有关,还与政党领导人的更替、政党战略目标的调整有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自然演进与理性构建的统一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政党政治制度变革的基本特征。由政党变革到政党职能转变进而引起政党政治变革,是政党政治制度变革的逻辑进路。把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权威作为政治前提,以最大限度地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景观为价值指向,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制度变革的基本要求。

3.政党政治制度运行客观上存在一个“资源占用”、“资源消耗”与“资源产出”的关系问题。以较少的资源占用和消耗获得较多的资源产出,是考量政党政治制度科学化水平的关键所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制度运行的科学化水平,一是与政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有关,涉及政党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国情的关系,以及政党政治制度的功能与政治发展目标的关系。二是与政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关,涉及政党政治制度在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法理基础与价值基础。三是与政党政治制度的现实性有关,涉及政党政治制度的自我维持、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完善的能力问题。四是与政党政治制度的实效性有关,涉及政党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对外关系的科学发展。

## 余论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路标呈现出的基本图景是:它的生命现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遭遇险恶中变得愈加顽强;它的生命基因不仅没有退化消失,反而在自主奋进中变得愈加健康;它的生命价值不仅没有颠覆终结,反而在深刻比较中愈加坚韧明晰。这都根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所承载的价值体系,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总方向,真正回应了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总需求,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社会政治现象。

这一社会政治现象所承载的价值意蕴和表达机制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它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现实性中有历史性,历史性中也蕴含现实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共同记录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过去,也映照它的未来。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它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政治性要由科学性滋养,科学性要由政治性表达。政治性是灵魂,科学性是生命,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的历史实践之中。第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它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不仅要反映自身固有的特殊性,还要遵循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要以其政党政治的“特殊”丰富政党政治“一般”,还要不断由政党政治“特殊”走向政党政治“一般”。第四,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这一方面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要素构成的基本性质与核心价值必须坚守,否则必然招致党亡政息的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一个不断探索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新境界的政治文明创造过程。

■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约27000字